

葉中有畫，畫中有葉

——武漢葉畫創始人劉義橋

芭蕉葉上層層疊翠的山水，菩提葉上生氣靈動的花鳥，綠蘿葉上纖毫畢現的人物，荷葉上蒼勁有力的書法……武漢葉畫創始人劉義橋的工作室裡，近百幅葉子上都繪製了精美的書畫，不論是小到巴掌大的葉片，還是大到近兩米長的芭蕉葉上，油畫、國畫、水彩、工筆等各種畫風躍然葉上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鄒珍貴、梁珊珊 武漢報道

劉義橋的家儼然是一個神奇的樹葉王國，牆上掛着大小不一的各種樹葉畫，或人物肖像，或飛禽走獸，或精妙國畫，或艷麗油畫，一幅幅畫面令人稱奇。連桌上擺放的瓷瓶都以葉子作為裝飾，栩栩如生的人像在翠綠色葉子的襯托下，更加靈氣逼人，衣帶翩躚處依稀可見樹葉細膩的紋理，分明是一片真實的葉子被鑲嵌在白釉之下。

一花世界一葉如來

「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，也沒有兩幅相同的葉畫。」劉義橋利用樹葉形狀構思而成的畫面各不相同：《女媧補天》中，綠蘿葉天然的花紋，造就了五彩石與臥佛，而手繪女媧雙手捧起的，恰好為葉片的殘破之處；《小狗》中，利用梧桐葉天然生成的輪廓，繪就小狗的雙耳，樹葉天然的紋路則與小狗濃厚的毛髮融合在一起，只是看着就彷彿有了毛絨絨的觸感……

劉義橋介紹，這種葉畫藝術突破了傳統「方框畫」的約束，以葉為「紙」，利用葉片自然的形狀、色彩、經脈、褶皺、破損等隨類依勢作畫而成。它運用特殊顏料在經過防腐、防霉、防乾等處理後的葉面上繪製，達到人與自然共同「創作」的境界，是返璞歸真、天人合一的藝術再現。

首創葉畫多年琢磨

「葉畫」出生於1994年，那時的劉義橋無意間發現落在地上的樹葉，形狀千姿百態，色彩變幻萬千，靈感一動：在葉上作畫！綠葉是大自然的產物，是自然美的化身，它形有千姿百態，色有千差萬別，經脈縱橫，紋理錯落，美妙至極。繪畫載體的突破為劉義橋打開一扇嶄新的藝術之門，他搜集來各種各樣的樹葉，對着葉子的輪廓紋理欣賞琢磨，癡迷之態猶如欣賞價值連城的藝術品。

「即便我不畫，葉子本身也充滿了美，裡面有肌理紋路，有山有水有樹有人，什麼都有，留給人無限遐想空間。」劉義橋說，他生怕一動筆反而破壞了葉子自有的美感，只好把心愛的葉子收藏好，時不時就拿出來把玩觀察。有片葉子劉義橋足足看了半年之久，突然福至心靈，找到靈感，方才將腦海中的畫卷下筆繪出，如今這幅畫保存已超過20年，雖然對葉子處理的工藝不及如今完善，但那份渾然天成之美仍使劉義橋將之視作心頭好。

劉義橋表示，在黃葉凋零時，以藝術的形式將它們的生命永久延續，這是其創作起源，也使得葉畫作品具有自然觀賞性、藝術觀賞性、不可複製性、環保性和永久收藏性。

漫漫尋葉記

如今，劉義橋已琢磨出卷軸畫，葉畫可以隨意彎曲便於存放，經過加工的葉片形色萬千，經年不腐，細心觀賞自然神韻誘發葉畫人的靈感。可二十年前，劉義橋還在為找尋一片可供作畫的樹葉把足跡踏遍大江南北，為完善讓葉片長期保存的方法絞盡腦汁反覆實驗。

決定嘗試在樹葉上作畫後，劉義橋開始搜集身邊的各種葉子，道旁的綠化樹、公園的稀奇品種，甚至連綠葉蔬菜都被他試了個遍，可都未找到令他滿意的「紙」。

湖北神農架林區以原始森林保護好，植物種類繁多聞名，於是，劉義橋騎着小摩托上山尋葉。正當劉義橋帶着一大箱從未見過的新樹葉滿載而歸時，卻趕上了暴雨傾盆，雨水將他的喜悅澆去了大半，他一邊擔心樹葉樣本會被雨水浸壞，一邊小心翼翼地行駛在蜿蜒的盤山公路上。不料在轉彎處一打滑，小摩托衝出路面，翻倒在地，劉義橋摔得鼻青臉腫，滿箱的葉子也四散在地面，跟泥渣污水混在一起……劉義橋滿身疲憊地回到家，清

■國際美術家聯合會主席陳柏堅題字



■劉義橋葉畫作品



理完一箱爛葉子，無奈地發現僅僅挑出一張可以作畫。

外省採葉，路途遙遠，來往耗去不少的路費和時間。千辛萬苦採回後的葉片更要急於製作，消毒保鮮，篩選分類，工作量極大，數以千計的葉片製作，就把人累得腰酸背痛，眼花繚亂，但這些對葉畫人來說是苦中有樂。最後劉義橋選定熱帶及亞熱帶的廣東、廣西、西雙版納、海南及東南亞地區，這些地區葉片大、葉質佳、耐腐性強、內質上乘、容易製作。他發現可以使用的樹葉種類其實很多，大到芭蕉葉，小到橡膠樹葉、紫荊花、榕樹葉、羊蹄甲等都可用作畫。

五年始成型

在樹葉上寫字作畫並不是新鮮事，唐朝書法家懷素和尚就曾在芭蕉葉上練字，但因為樹葉容易腐壞，書法作品都沒能流傳下去。

同樣，對劉義橋來說，將樹葉長期保存也是他的一大難題，處理樹葉既要收水又要保濕，使之在乾燥的環境中不枯裂，在潮濕的環境下不吸水。

萬事開頭難，剛開始劉義橋夫婦沒有專門製作葉畫的地方，只能在家「倒騰」。原本溫馨舒適的小家逐漸變成腐葉遍地的「沼澤地」，堆滿葉片，氣味難聞，兩人的朋友都不願意往家裡來。經過5年左右的改良，劉義橋才琢磨出卷軸畫，葉畫從此得以隨意彎曲便於存放。

此外，作畫的顏料也非常特殊，油彩顏料、水彩顏料、水粉顏料等全都不行，必須用礦物顏料。劉義橋說，之前嘗試過許多顏料效果都不好，某次見別人在亭台樓閣牆壁



■葉畫創始人劉義橋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。俞鯤攝

作畫，才選擇礦物顏料。「水色相間、不可過半」，在水與色的平衡間，使得作品完成後，看上去是油畫一般一層層堆疊，實際上卻非常平整，成為葉畫的獨到技藝。

「不管用什麼紙作畫，都要砍伐樹木，而葉畫只需要枯葉，經過10多道工序處理的枯葉具有可保存性。」劉義橋說，樹葉完全來自於純天然，所以葉畫還具有無與倫比的環保性，是真正的「綠色藝術」、「環保書畫」。

方圓文化天人合一

創作葉畫的同時，劉義橋也斟酌出了自成體系的「方圓文化」——萬物皆為方圓，萬物皆也為方圓，方可以變成圓，圓也可以變成方，方圓互變就是問題的解決之道。

方圓文化是葉畫的創作來源，憑借這個源源不斷的思想之泉，劉義橋擺脫了大部分畫家會遇到的創作瓶頸。他表示，未來想把大部分重心放在「方圓文化」，希望它會成為人們看世界，處理事情的一種方法。

葉畫從根本上突破了人類繪畫界傳統「方框方畫」的格局，產生了「內圓外方，方圓結合」的視覺效應，讓人在葉與畫的有機結合中強烈感受到葉中有畫、畫中有葉、葉外無畫勝有畫的三維境界。葉畫從葉質上通過作者不同的手法表現出各種不同的繪畫風格，從技法上巧借各種繪畫之手法，可還原國畫、油畫、水彩、水粉、工筆、漫畫等風格，並形成了葉畫藝術的獨特競技。

「樹葉本身就是有生命的東西，在樹葉上作畫，體現出的是一種原生態、生命靈性的美，這一點在紙上和油畫畫布上，都是表現不出來的。」劉義橋介紹，葉畫是一種古老的民間繪畫藝術，古人把多彩的畫面和諧地與樹葉的自然美融匯一體，營造出別具韻味、靈秀自然的藝術作品。

又來到了畢業展的季節

——2015 浸大視藝本科畢業展觀感

2015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本科畢業展，是本年度第一個藝術學士課程的畢業展。一般在藝術學士的展覽中，由於多數都是新進的藝術家，所以觀看的重點不是以筆者所喜歡的創作系列連帶關係為主，而是觀看他們在創作上的起點，這起點是指方向、內容、物料、手法的準確度，以至往後發展的可能性。在這畢業展中亦見到不少作品都帶有某些共同元素，如日常生活、「輕」的這一種狀態，以至個人經歷及情感表達於作品中。展覽中是有不少作品都值得留意和細看，而這些作品亦把筆者吸引着，往下的就來看一看這幾位藝術家的作品。

《碎片》+《自白》+《難以盛載》+《話窗》

連嘉希的作品《碎片》，把用作保護其他物品的泡泡布，做成一片片白色及看似易碎的薄片，加上在作品的自述中提到「保護和被保護的角色變得模糊」，這使作品的閱讀性更為增加。先由泡泡布作為主體，連接到複製成易碎的泡泡布，借兩者之間的矛盾來探索保護和被保護之間的關係。這種關係之對立，就作品的展示方法不難發現，因為複製的泡泡布就是放在真正的泡泡布之上，反過來問，保護的為什麼會變成被保護的，是隱喻還是其他原因，作品中未能閱讀到。而作品如果能夠以透明而又易碎的物料做成，這種矛盾關係會更為突出，期待這一系列的下一件作品。

杜筠怡的作品《自白》，是一個聲音裝置的作品，在一個只能容納一個人的房間中，放置了一張枱，一張凳，一支麥克風和一個裝滿了水的透明圓柱體，透過麥克風把聲音的傳遞，轉化成水中的氣泡，杜氏借此為一種更新自我的修行。這是一件個人化的作品，但不難找到對大眾溝通的通道，筆者在對比作品和自述的關連時，聯想到的並不單只是自白，而是告解，這一點可能扭曲了杜氏的本意，但作為觀眾，在這一個環境和聲音透過水來形象化的畫面，第一觀感就像告解，把告解的內容具象化成氣泡並

釋放出來。這點並沒有衝突，兩者都是透過聲音來傳遞一些事情，只是對象是自己或是他人。

梁麗雯的作品《難以盛載》，五張一組的水墨設色紙本，畫作的內容是香港一個特有的現象，因為香港的居住環境擠迫，把衣服晾曬在窗外，絕不是一件奇事，而且相當合理。但梁氏指出了一個十分有趣的觀點，晾曬的衣物中包括了內衣褲，本應是私密的東西，但是卻毫無避諱地晾曬在面向公眾的窗外，這一個位於私人空間和公眾地方之間的灰色地帶。雖然作品中沒有指出這種關係是對是錯是好是壞，只是展示了一個事實和使人關心的題目。但作為一個階段性的作品，它呈現出一個合適而又理想的狀態，也具有概念上和作品的應有質素。

陸家慧的裝置作品《話窗》，是一件由經歷主導的作品，陸氏在某一個房間中，無意中見到窗外的光投影到牆身上，自此再沒有見到這一個投影。這一組裝置作品的形態，相信是陸氏希望重組那一刻的景象，包括枱凳和位置，只有窗外的投影，借用了投影機來再次隱約地呈現在眼前。這一次無意的經驗下，陸氏期望透過作品尋找某一種曾經擁有的經歷，作品以一種輕的手法處理，起初還以為牆身上的投影是真，細看時才發現到這是投影出來的影像，筆者之所以喜歡這一種以「輕」處理的手法，是因為



■梁麗雯作品《難以盛載》

■杜筠怡作品《自白》



這一種模仿需要留意的是細節上的細緻。

透過作品 理解年輕人

這一次畢業展中，其實有不少作品值得留意和細看，只是以上幾位藝術家的作品在第一印象就能夠吸引筆者的目光，由創作的路線、風格到思考的模式都值得留意和分析，如文初提到，作為階段性和起步式的創作，這些作品都帶有可延續發展的空間和可能性，而持續的創作可能就是藝術家們下一個面對的問題，這亦是不少藝術系畢業生所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。

在觀看學院的畢業展覽時，不時都會談到院校特色或影子，而在這一次展覽，類別方面可說是十分多元化，不論在主題、內容或媒體，展覽中並沒有單一化的創作類別或影子，這有助於平衡藝術環境生態，而百花齊放本身就是這個生態應有的結構。同時筆者在展覽中，另一件所關心的事情，就是能透過作品的內容，來思考這個年代的年輕人所關心的事項、情緒，因為只有藝術作品才能夠具象地表達到內在和外在的情感，這些事情亦應該只有在藝術系的畢業展才能找到。

文：謝諾麟